

## 内容提要

本期《区域动态》涵盖乌克兰俄控区治理问题、立陶宛计划关闭与白俄罗斯边境、美国制裁中亚企业、白俄罗斯对俄经济依赖四个专题。

在乌克兰俄控区治理问题方面，专题内容选自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8月8日的评论文章，作者为独立研究员康斯坦丁·斯科尔金（Konstantin Skorkin）。乌克兰亲俄精英在相对封闭的俄罗斯政治体制内总体上并不受欢迎。在通往俄罗斯权力中心方面，克里米亚的亲俄精英相对成功，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亲俄精英成果一般，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的亲俄精英面临的任務最为艰巨。

在立陶宛计划关闭与白俄罗斯边境方面，专题内容选自俄罗斯欧亚专家网（Евразия.Эксперт）8月22日的评论文章，作者为俄罗斯波罗的海研究协会主席顾问、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白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弗谢沃洛德·希莫夫（Всеволод Шимов）。立陶宛已经关闭了与白俄罗斯的六个过境点中的两个，存在完全封锁立—白边境的风险，立陶宛完全封锁与白俄罗斯边境不仅将影响边境居民处境，也将影响俄罗斯腹地与加里宁格勒州的陆路交通。

在美国制裁中亚企业方面，专题内容选自俄罗斯瓦尔代论坛（Валдай Клуб）2023年8月14日的评论文章，作者是瓦尔代论坛项目主任、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伊万·季莫菲耶夫（Иван Тимофеев）。美国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四家企业施加制裁，本文对这种针对第三国的限制措施进行分析，作者认为此类限制并不能完全实现对俄罗斯的封锁，但俄当局看到盟友或伙伴国家面临的现实威胁。

在白俄罗斯对俄经济依赖方面，专题内容选自波兰东方研究中心2023年8月18日的评论文章，作者是波兰东方研究中心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研究室高级研究员米尔·克莱辛斯基（Kamil Kłysiński）。2023年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显示，白俄罗斯经济增速达到2%，但在数字背后隐藏着白俄罗斯贸易逆差增加和对俄经济依赖程度上升两个危险信号，这对白俄罗斯未来经济的稳定性极为不利。

### 专题一 乌克兰俄控区治理问题

#### 乌克兰俄控区的亲俄精英试图在俄罗斯政界留下痕迹

在乌克兰俄控区工作的乌克兰亲俄精英希望被俄罗斯当局平等对待的愿望尚未实现，而俄乌冲突的不可预测性对其造成了威胁。自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以来，俄罗斯当局一直在将乌克兰亲俄精英代表纳入其权力结构，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长期以来都与俄罗斯当局有关联。

这些人已然没有退路——他们在乌克兰是叛徒，而在西方又被制裁，唯一的选择就是在

俄罗斯政坛找到一席之地。然而，俄罗斯政治体制较为封闭，不愿意接纳新人。于是这些人被迫形成自己的派系，以求在联邦层面争取自己的利益。

在通往俄罗斯权力中心方面，克里米亚的亲俄精英相对成功，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亲俄精英成果一般，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的亲俄精英面临的任務最为艰巨：一旦这些地区因乌克兰的反攻而重新被纳入乌克兰，当地亲俄精英团体都将面临凄惨结局。

乌克兰亲俄精英团体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俄罗斯军队在前线的战绩，与此同时，亲俄精英团体很难在俄罗斯当局内部找到盟友。因此，乌克兰亲俄精英成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鹰派”，不惜一切代价争取俄罗斯方面的军事胜利。

### 克里米亚亲俄精英的成功先例

乌克兰俄控区亲俄精英可以在克里米亚亲俄精英身上看到自己的未来。克里米亚半岛并入俄罗斯后，当地亲俄精英被俄罗斯统治阶级接纳，并在俄罗斯议会两院获得代表权。

克里米亚亲俄精英团体的标志人物是谢尔盖·阿克肖诺夫 (Sergei Aksyonov)。自 2014 年起至今，阿克肖诺夫就任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地区负责人，一直坚定地支持俄罗斯当局，很受普京的青睐。在最近瓦格纳雇佣军组织的起义中，他是第一位公开支持俄罗斯总统的地区负责人。

克里米亚亲俄精英团体的另一位标志人物是克里米亚议会议长弗拉基米尔·康斯坦丁诺夫 (Vladimir Konstantinov)，曾于 2010 年当选为克里米亚议会议员。他是克里米亚半岛亲俄精英的另一支柱——曾经的乌克兰地区党的代表。该党为亲俄政党，与乌克兰前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关系密切。

克里米亚政府的 24 名部长中只有 7 名来自俄罗斯，其余的人大多在克里米亚事件之前就在地方法行政部门担任二级职务。2014 年“广场革命”后，其中一些人通过商业关系获得了职位。例如，前乌克兰国防部长帕夫洛·列别杰夫 (Pavlo Lebedev) 现在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的副主席。

### 顿巴斯亲俄精英尚未到达权力中心

顿巴斯亲俄精英的地位则截然不同。2014 年以来，当地精英始终未能到达权力中心。为了寻求对顿巴斯最大限度的控制，俄罗斯当局提拔了顿巴斯的边缘政治人物，而非前地区党 (Party of Regions) 的官员。2014 年以来，来到顿巴斯的俄罗斯官员越来越多，俄乌冲突则加速了这一进程。

事实上，顿巴斯已然成为俄罗斯官员的仕途跳板。例如，2022 年维塔利·霍特申科 (Vitaly Khotsenko) 被任命为“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总理，他与俄罗斯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谢尔盖·基里延科 (Sergei Kiriyenko) 关系密切。后来，该职位又被另一名俄罗斯官员顶替——前俄罗斯国有铁路公司高级经理叶夫根尼·索尔采夫 (Yevgeny Solntsev)。

“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 24 名部长中有 10 名俄罗斯人，他们多数担任决定社会经济政策的关键职位。与此同时，安全部门仍然由当地人主管，比如，“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地区负责人谢尔盖·科兹洛夫 (Sergei Kozlov) 就曾在乌克兰紧急情况部工作。

长期以来，顺从俄罗斯当局的政策一直是顿巴斯地区亲俄乌克兰精英生存的最佳方式。毕竟任何失误都可能促使俄罗斯当局对当地官员进行全面轮换，从而结束顿巴斯的特殊地位。因此，他们尽量保持低调，并且总是致力于实现普京的愿望。

### 乌克兰南部地区亲俄精英面临最严峻的挑战

2022 年，俄罗斯军队占领乌克兰南部地区，当地亲俄精英面临最严峻的挑战。乌克兰南部地区是乌克兰破坏分子活动的前线地区，针对俄罗斯当局任命官员的暗杀行动屡见不鲜。此外，当地亲俄精英也非常清楚，如果乌克兰南部地区被乌克兰重新夺回，他们很快将永远被俄罗斯当局遗忘。

即便如此，在乌克兰南部地区也已经形成了以扎波罗热的代理州长叶夫根尼·巴利茨基 (Yevgeny Balitsky) 和赫尔松的弗拉基米尔·萨尔多 (Vladimir Saldo) 为首的两股重要势力。二人均为当地政坛的知名人物，拥有丰富的政治经历：萨尔多曾担任赫尔松市长十年，而巴利茨基则担任议会代表。他们的随从中包含亚努科维奇政权的前成员。

总而言之，俄控区的乌克兰亲俄精英希望被俄罗斯当局平等对待的愿望尚未实现，而与后者合作的风险却与日俱增。因此，主动融入俄罗斯的垂直权力体系似乎成为这些人最好的选择。尽管俄罗斯当局并没有很好地对待乌克兰亲俄精英，但后者除了坚定地支持普京之外别无选择。

(王艺璇 编译)

### 材料来源

本文编译自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8 月 8 日的评论文章《Occupied Ukraine's Turncoat Elites Struggle to Make Their Mark in Russian Politics》(乌克兰俄控区的亲俄精英试图在俄罗斯政界留下痕迹)，作者为独立研究员康斯坦丁·斯科尔金 (Konstantin Skorkin)。

原文见：<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politika/90342>

## 专题二 立陶宛计划关闭与白俄罗斯边境

### “玩火自焚”：立陶宛试图封锁与白俄罗斯边境将会导致何种后果？

立陶宛总统顾问凯斯图蒂斯·布德里斯 8 月 21 日指出，立陶宛没有必要完全封锁与白俄罗斯的边境。但同时他也强调有必要为此做好准备，因为“一旦条件符合”，该措施将得

到立陶宛、波兰和拉脱维亚的“明确支持”。此前，立陶宛已经关闭了与白俄罗斯六个过境点中的两个。白俄罗斯方面强调，立陶宛对这一决定作出的解释十分牵强，并承诺将会“冷静、负责、务实”地做出回应。

然而，立陶宛完全封锁白俄罗斯边境也将影响到俄罗斯，因为这将会影响俄罗斯腹地通往加里宁格勒州的陆路运输。立陶宛试图封锁与白俄罗斯边境的行为将导致何种后果？俄罗斯波罗的海研究协会主席顾问、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白俄罗斯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弗谢沃洛德·希莫夫进行了分析。

### 动机可疑

8月18日，根据立陶宛当局的决定，“舒姆斯卡斯”（Шумскас）检查站（白俄罗斯称为“洛沙”（Лоша））和“特韦里阿库斯（Твярячюс）”检查站（白俄罗斯称为“维季”（Видзы））停止工作。维尔纽斯提前宣布了关闭边境检查站的决定。该决定原定于8月15日实施，但立陶宛方面将最后期限推迟了三天。立陶宛以国家安全问题为理由做出这一决定，并将其与白俄罗斯境内的瓦格纳部队联系起来。

显然，关闭过境检查站的决定是波兰、立陶宛以及拉脱维亚联合发起的政治宣传运动的一部分。此前，波兰已经关闭与白俄罗斯边境的几乎所有过境检查站（两个检查站除外），并宣布在波兰与白俄罗斯边境部署一支万人规模的军队。理由与立陶宛方面相同——由于白俄罗斯境内的瓦格纳部队，此外，波兰当局还认为跨越波—白边境的非法移民增加将带来安全威胁。

8月27日，波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内务部召开会议，批准完全封锁白俄罗斯边境的联合计划。波兰外长卡明斯基表示，这一计划将在“紧急情况”下实施。

### 立陶宛的反白俄罗斯运动

立陶宛也加大了宣传力度。在立陶宛的过境点设有告示牌，呼吁立陶宛公民不要前往白俄罗斯。立陶宛境内正在开展信息宣传活动，渲染来自白俄罗斯方面的威胁，提示立陶宛公民不要自行前往白俄罗斯。

这种宣传甚至影响到居住在立陶宛的白俄罗斯反对派代表。立陶宛当局日前以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为由，撤销白俄罗斯反对派人士奥尔加·卡拉奇的居留许可。卡拉奇被控具有“亲俄立场”，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几乎不可能在这位白俄罗斯反对派人士身上发生的事情。

近期，立陶宛境内已有多名白俄罗斯裔居民被吊销居留证，理由均为“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立陶宛议会还讨论了是否应通过一揽子决议，以限制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公民入境，但决议未获通过。

由于立陶宛境内针对白俄罗斯裔移民的施压日渐增长，一些2020至2022年间从白俄罗斯搬迁到立陶宛的IT公司不得不再次搬迁至波兰。立陶宛正在考虑效仿波兰的做法，全面加强该国与白俄罗斯边境的边防力度，立陶宛边防部队的规模正在增大，其他执法机构的人



数也在增加。

### 封锁边境的后果

立陶宛仅关闭了六个过境点中的两个，且远不是最繁忙的过境点。这表明，到目前为止，这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性姿态，立陶宛尚未准备好完全封锁边境。然而，这一决定预计会带来负面后果。

首先，边境地区居民的处境将不断恶化。他们此前主要使用的边境检查站关闭，将造成其他检查站工作量增加。立陶宛方面对车辆通行的限制将导致来自白俄罗斯车辆堵塞，部分车辆可能不得不转而通过其他国家的过境点，如拉脱维亚、波兰。

其次，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交通和公路货运也将受到影响。威胁封锁加里宁格勒地区是立陶宛长期以来的地缘政治讹诈手段，尽管立陶宛明白这是在玩火自焚。实际上，立陶宛已经关闭了飞往加里宁格勒州的领空，对某些类别的陆运货物也实施限制措施。如果完全封锁与白俄罗斯的边境，不仅是公路运输，铁路运输可能也将会受影响。无论如何，俄罗斯可能会以此作为宣战理由，因为这意味着对加里宁格勒州的事实封锁。

最后，应当指出，波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封锁与白俄罗斯的边境也将会影响中国的“新丝绸之路”，从而使得中国只能拥有海上航线，而这些航线也正受到美国及其盟国的威胁。因此，不能排除比波兰或立陶宛更强大的美西方国家利益相关方参与其中的可能性。应当指出，立陶宛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已经彻底破坏了与中国的关系，在试图封锁与白俄罗斯边境的过程中，立陶宛当局延续反华路线也是显而易见的。

(王艺璇 编译)

### 材料来源

本文编译自俄罗斯欧亚专家网 (Евразия.Эксперт) 8 月 22 日的评论文章，作者为俄罗斯波罗的海研究协会主席顾问、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白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弗谢沃洛德·希莫夫 (Всеволод Шимов)。

原文见: <https://eurasia.expert/k-chemu-privedut-popytki-litvy-zakryt-granitsu-s-belarusyu/>

## 专题三 美国制裁中亚企业

### 美国制裁吉尔吉斯斯坦公司是否反映制裁“友俄国家”新趋势？

一些国家与俄罗斯保持交易关系并助其规避西方国家对俄执行的出口管制和金融限制，但针对这些第三国追加制裁措施也无法确保西方“锁俄政策”的有效性。今日之俄罗斯有如昨日之伊朗，然而即便是针对经济规模小于俄罗斯的伊朗，西方的封锁目标也没有完全实现。不过俄罗斯仍需认识到第三国企业所面临的制裁风险，放弃对“友俄国家”的幻想，毕竟考

虑到西方国家可能施加的经济限制，“友俄国家”当局可能会选择更现实的战略方向。

### 美国制裁“通俄”中亚企业

美国针对与俄罗斯保持合作的吉尔吉斯斯坦公司采取了限制性措施，这一举措引起各国反响。实际上，这种针对第三国的制裁早有苗头，“友俄国家”的企业因与俄罗斯受制裁实体打交道、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条例面临制裁威胁。同时，美国高层也在加强与这些国家当局的合作，以便更直接有力地控制他国企业，令其以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开展经营活动。在美国双管齐下的治理下，尽管许多国家与俄罗斯保持合作伙伴关系甚至盟友关系，但这些国家的企业也只能遵守美国的制裁法规。

2023 年 7 月 20 日，美国将大约 120 个实体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吉尔吉斯斯坦 4 家公司因与俄罗斯合作被列入美国政府制裁名单，罪名是阻碍美国对俄罗斯施加金融制裁。根据美国官方说法，四家吉尔吉斯斯坦公司均向俄罗斯供应列于美国出口管制清单中的军民两用商品，美国当局认为需要对这些商品进行优先管控。2023 年 5 月 19 日，美国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局（FINCEN）联合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发布了包含 9 类优先管控商品的清单，其中主要是电子产品。自美国对俄实施制裁管控以来，禁止向俄出口的商品种类达上千种。根据 2021 年 4 月 15 日美国总统签发的总统令，美国财政部有权对俄罗斯某些经济领域进行打击，其中科技行业是主要打击领域。在实际操作中，美国的制裁可以针对任何与俄罗斯进行交易的国家。对于俄罗斯而言，金融部门、国防工业、能源、采矿业、航空航天、基础设施建设都可能引起美国的制裁，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领域与俄罗斯保持交易关系的实体都会被制裁，制裁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随时可能落下。

### 对抗抑或妥协——“友俄国家”的选择

美国和欧盟不断完善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并根据俄罗斯的规避举措补足漏洞。西方的“武器”和俄方的“盔甲”形成对峙，但在制裁的语境下这种对峙不会坚持太久，毕竟对于企业来说，切断联系避免制裁比冒着法律风险规避制裁所需的成本更低。

吉尔吉斯斯坦的四家公司被美国制裁监管机构视为重点关注的危险对象。这些对俄开展业务、出口管制商品的公司都是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成立的，其中 3 家成立于去年 3 月，1 家成立于去年 6 月。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这四家公司专注于与俄罗斯客户合作。事实证明，大型或中型企业很少会因为与受制裁的主体交易或违反出口管制而受到封锁制裁，由于大中规模的企业通常与美国联系较深，美国更倾向于对其施以行政罚款；而如吉尔吉斯斯坦的小型中间商公司则由于不在美国管辖权之内难以实施行政罚款，反而受到制裁。

2023 年 7 月 20 日美国财政部对俄罗斯 Unistream 银行的支付系统实施封锁制裁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等国多家金融机构暂停与其合作。这不太可能是国家当局强迫银行与俄罗斯划清界限的结果，而是第三国银行的合规服务部门主动采取

自保措施，以规避美国的制裁和罚款。对“友俄国家”企业的制裁与封锁仍在继续，到目前为止美国针对那些与受制裁实体保持直接关系、为受制裁实体创造利益、参与出口管制规避的公司采取严厉手段。但是这种制裁主要针对军民两用等敏感商品，暂时还没有对通过第三国供应奢侈消费品或其他技术水平较低的工业品实施制裁，但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欧盟正在讨论此类制裁并试图在法律层面确定下来，美国虽然没有采取实际行动，但相关机制已经存在。此外欧盟最近对俄罗斯施加的第 11 轮制裁措施中提到对帮助俄罗斯规避出口管制的企业所在国采取限制措施，也就是说让国家替代企业承担相应责任。

美国对吉尔吉斯斯坦公司的限制证明制裁范围的扩大，这一趋势给“友俄国家”带来额外的风险，无论与俄罗斯保持怎样的盟友或伙伴关系，经营者和国家当局都需要认真考虑这一严峻的经济风险。

不过这种扩大打击范围的制裁方式也不见得能够实现对俄罗斯的封锁，此前西方针对伊朗的封锁也并未完全成功，要知道伊朗的经济规模甚至小于俄罗斯。然而俄方也要保持清醒，了解企业所面临的制裁风险与国家当局的担忧。

(张淼煜 编译)

#### 材料来源

本文编译自俄罗斯瓦尔代论坛 (Валдай Клуб) 2023 年 8 月 14 日的评论文章《Санкции СШ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компаний из Киргизии: новая тенденция?》(美国对吉尔吉斯斯坦公司施制裁是否成为新趋势?)，作者为瓦尔代论坛项目主任、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伊万·季莫菲耶夫 (Иван Тимофеев)。

原文见: <https://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sanktsii-ssha-v-otnoshenii-kompaniy-iz-kirgizii/>

## 专题四 白俄罗斯对俄经济依赖

### 别无选择的依赖：俄罗斯在白俄罗斯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增强

2023 年上半年的宏观经济数据证明，白俄罗斯对俄罗斯的经济依赖在逐渐增长。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第二年，白俄罗斯因参与俄罗斯的所谓“侵略”行为、对反对派的镇压行动以及对抗西方的举措而付出了高昂代价——失去了欧盟和乌克兰的大部分市场。目前，与俄罗斯的贸易额占白俄罗斯对外贸易总额的 70% 左右，此外如果考虑到白俄罗斯出口商品（主要是燃料和钾肥）的运输也需要通过俄罗斯港口和铁路中转，这一数值实际应超过 90%。

## 极速扩大的贸易逆差

白俄罗斯将这种对俄罗斯的高度依赖视为抵抗西方制裁压力的成功,并强调在经历多达数月的衰退之后,白俄罗斯的经济增速仍达到了 2%。然而,白俄罗斯官方忽略了 2023 年前 6 个月暴涨的进口额,其贸易逆差甚至超过 16 亿美元。这一数据不仅暴露出白俄罗斯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更意味着白俄罗斯整个国家的生存都取决于能否与俄罗斯保持合作以及是否继续将俄罗斯视为优先进口源。

据白俄罗斯统计,2023 年上半年白俄罗斯大宗商品贸易总额超过 400 亿美元,与 2022 年上半年相比增长了 17%,与 2022 年下半年 420 亿的数据相比则相对稳定。与此同时,2023 年上半年的出口额仅增长了 12%,达到了 194 亿美元;而进口额增长高达 22%,超过 210 亿美元。这表明白俄罗斯的对外贸易逆差为 16 亿美元,2022 年同期则为 20 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这一严重逆差主要是由于白俄罗斯从独联体国家以外国家的进口额急剧增加,达到了近 98 亿美元(占白俄罗斯进口总额的 71%)。根据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3 年 1 月至 5 月白俄罗斯从欧盟进口了价值 33 亿欧元的商品,这仅占白俄罗斯从非独联体国家进口的一半。可以推断,白俄罗斯进口增加的一个原因是美西方对白俄施加的经济制裁和出口管制。欧盟和美国实施禁令,禁止欧美公司向白俄罗斯出口烟草产品、微电子元件、机器、设备及相关配件,白俄罗斯政府需弥补禁运商品的短缺,即寻找新的供应商——主要是中国等亚洲国家。中国现已成为仅次于俄罗斯的白俄第二大贸易伙伴。据中国数据测算,2023 年 1 月至 5 月,中白双边贸易额达到 37 亿美元,其中白俄出口额为 10 亿美元、进口额为 27 亿美元,这种明显的进出口差额长期以来都是中国—白俄罗斯贸易的典型特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进口额的增加与中白之间的远距离有关,供货时间与物流环节的增加都提高了货物的最终价格。

白俄罗斯货币贬值是导致白俄罗斯进口增加的另一个因素。同时不能排除白俄罗斯代替俄罗斯下订单的可能,由于俄罗斯发动“侵略”受到严格制裁,白俄罗斯进口的一部分商品会再出口到俄罗斯,例如俄罗斯工业发展所需的机器和零部件。

由于欧盟自 2020 年秋季逐渐对白俄罗斯施加经济制裁,欧盟在白俄罗斯出口中所占的份额已降至 5%,而 3 年前这一数字能达到 40%—50%。欧洲市场的关闭以及乌克兰市场的丢失使得俄罗斯几乎成为白俄罗斯出口的唯一目的地。目前俄罗斯市场占白俄罗斯出口总额的 70%。2023 年 1 月至 5 月的双边贸易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20%,达到 180 亿美元。根据白俄罗斯 2023 年第一季度的统计结果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白俄罗斯对俄出口增长了 56%,出口大幅增长应主要归因于白俄罗斯供应商拥有进入俄罗斯市场的特权,且白俄罗斯商品价格低廉、西方市场出口受限。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贸易显著增长,两国高层也在讲话中开始强调两国抵抗经济制裁的能力。2023 年 6 月 3 日俄罗斯驻白俄罗斯大使鲍里斯·格雷兹洛夫表示:“白俄罗斯 2022



年的全年出口额增长达到 40%，这弥补了因被排除在欧盟市场之外而造成的损失”。白俄罗斯驻俄大使德米特里·克鲁托伊对评价更进一步，“俄罗斯同意白俄罗斯出口的石油产品进入摩尔曼斯克港具有重大意义，这使白俄罗斯能够完全转移荷兰鹿特丹港的转运业务”。近几个月来，白俄罗斯政府多次表示因制裁而产生的损失被充分弥补。白俄罗斯与俄罗斯加强在区域层面的合作，并推出了“进口替代计划”的刺激措施，该计划具体是俄罗斯向白俄罗斯的机械制造企业和微电子产业提供信贷，总金额在 17 亿美元。

白俄罗斯经济对俄罗斯的高依赖还体现在白俄罗斯需经俄罗斯领土过境运输货物。据官方统计，2023 年上半年有 600 万吨白俄罗斯货物在俄罗斯港口转运，而 2022 年上半年这一数据仅为 150 万吨。白俄罗斯出口的货物几乎都是石油产品、化学产品和人造肥料，这些都被欧盟施加了禁运限制。白俄罗斯出口商认为 2023 年通过俄罗斯进行海运的货物总重量可以达到 1200 万吨，白俄政府曾表示这一数字可以进一步扩大至 1750 万吨。目前白俄罗斯出口商获准使用位于波罗的海、里海和黑海的 19 个俄罗斯港口。此外，白俄罗斯也需要俄罗斯的铁路运输，2023 年上半年共有 150 万批次货物经俄罗斯铁路运往中国市场。

### 白俄罗斯的经济前景

白俄罗斯对俄罗斯出口持续增长，白俄罗斯过境俄罗斯出口蓬勃发展，这使得白俄罗斯不仅缓解了西方制裁的压力，还提高了其工业生产总值。据官方统计，2023 年上半年几乎所有制造业的增长率都在 4% 至 8% 之间，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增长推动白俄罗斯 GDP 增长达到 2%，2022 年白俄罗斯的经济衰退值为 4.7%。

尽管明斯克和莫斯科宣称西方制裁造成的经济损失已完全弥补这一说法言过其实，但宏观经济指标仍然显示出白俄罗斯经济对西方封锁的韧性和抵抗能力，这种能力超出许多观察家在 2022 年初期的预期。

但是，从长远来看，进口的强劲增长对白俄罗斯构成挑战，对外汇储备的压力也随之增加。且白俄罗斯的经济体系几乎完全依赖于俄罗斯，这对国家的经济稳定极为不利。从经济角度来看，白俄罗斯似乎正逐渐成为俄罗斯联邦的又一个行政区。

(张淼煜 编译)

### 材料来源

本文编译自波兰东方研究中心 2023 年 8 月 18 日的评论文章《Towards a dependence with no alternative: Russia's increased role in the Belarusian economy》(别无选择的依赖：俄罗斯在白俄罗斯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增强)，作者是波兰东方研究中心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研究室高级研究员米尔·克莱辛斯基(Kamil Klysiński)。

原文见：

<https://www.osw.waw.pl/en/publikacje/osw-commentary/2023-08-18/towards-a-dependence-no-alternative-russias-increased-role>

注：本文所有内容均取自当地媒体，主要呈现地区内专家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

编译：王艺璇 张淼煜

选题&审校：郭宸岑 杨子桐 张韦康 周游